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二

吳偉業

字駿公號梅村江南太倉人前明崇禎會元一甲二名進士本朝官祭酒有梅村集

祭仲論

田隸淵詩序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龔鼎孳

字孝升號芝麓江南合肥人前明崇禎甲戌進士入本朝官至禮部尚書有定山堂全集

送王阮亭司李廣陵序

潭影堂詩序

周亮工

字元亮號樸園河南祥符人僑居江甯前明崇禎庚辰進士本朝官戶部侍郎有賴古堂集

阮太沖集敘

向遠林詩序

張林宗先生傳

盛此公傳

李楷

字叔則號岸翁陝西朝邑人前明天啟甲子舉人入本朝官寶應知縣

體論

十

眾論

十

澣論

十一

贈山東施督學序

十二

贈家祀瞻司李河間序

十三

霧堂記

十四

張少保傳

十四

盛商城傳

十五

文石先生傳

十六

烈孝廉傳

十六

彭

賓

字燕又江蘇華亭人前明崇禎庚午舉人入本朝官汝甯府推官有摺遺稿

唐論

十八

蕭望之論

十八

趙進美

字巖叔山東益都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本朝官福建按察使有清止閣集

叔孫通論

二十

桑宏羊論

二十

游黃紅峪記

二十一

梁清標

字玉立號蕉林直隸正定人順治元年設編修官至保和殿大學士有蕉林集

敬陳用人三事疏

二十二

趙開心

號洞門湖南長沙人順治元年授陝西道御史官至戶部侍郎加工部尚書街有洞門集

懇勤召對疏

二十三

熊文舉

字公遠江西新建人順治元年授吏部郎中官至兵部侍郎有雷堂文集

勸忠宗讓疏

二十四

程正揆

字端伯湖北孝感人前明崇禎辛未進士本朝官侍郎有青溪遺稿

醉槐園集序

二十五

鄧黼倩先生傳

二十五

曹仲隆高士傳

二十六

曹宗璫

字汝珍江蘇金壇人前明崇禎辛未進士本朝官上林苑監丞

駁聲無哀樂論

二十八

送吳樂一守大名敘

二十八

項五雲浹谷春曉圖敘

二十九

遊金華洞記

三十

遊水陸二宕記

三十一

蔣

薰字開大 號丹崖 浙江海甯人 前明崇禎丙子舉人入本朝官伏羌知縣有留素堂集

硤石張球仲詩序

三十二

天台山記

三十二

桃花隘諸山記

三十四

芙蓉嶂諸山記

三十五

小僊都諸山記

三十五

首陽山記

三十六

三品洞記

三十七

錢塘令顧忠烈傳

三十七

國朝文匯甲集卷二

祭仲論

吳偉業

竹林之論祭仲也曰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逢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夫仲祭邑之封人也為公娶鄧曼生昭公而有寵失正甚矣君薨太子立國人未附仲為鄭國而往省於留之鄙邑又不戒備而見執於宋為仲者死之已耳公羊傳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夫鄭昭公之為公子也敗北戎之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宋人豈昭公敵哉其失國出奔繇乎祭仲也祭仲相先公執其國柄自左右親近以及管庫之士皆仲黨也祭仲以為君則君而已矣祭仲以為讎則讎而已矣昭公即位之日淺雍姑在內祭仲在外可奈何使祭仲見執辭以必死宋人挾厲公而求入焉國人憤祭仲之執則讎厲公吾未見宋人之師得焚渠門而入大遠也君何以必死國何以必亡祭仲不死突入忽出終至兄弟分國魯宋稱兵君幾以死而國幾以亡者祭仲之為也然則仲舒以為知權者何仲舒親見高后之世平勃以知免如公羊所言少遠緩之則少帝可故廢而代王可故立夫平勃亦幸成功耳假令少帝如子突有臣如雍糾絳侯能縱皇帝璽授之代王哉王僧辯車淵明而廢方智當是時

齊人克東關矣。梁之從廢社稷之故也。而陳霸先因之以為國福。君子以罪僧辯。若祭仲又何以處之哉。達丑父死。以免君而見非。祭仲生以逐君而見賢。是春秋教亂之書也。甚矣其謬也。

田髴洲詩序

余初識孝廉田子髴洲於京師。時南士之從計者甚眾。田子才辨器識。有以絕出於流輩。讀書穿穴經傳。落筆為詩歌古文。衮衮不能自休。與人交好。傾身為之盡。窮達盛衰。誓不得而移也。試南宮。既不第。有勸之歸者。田子曰。居鄉里。抑鬱無所得。姑留邨中。一交天下長者。於是宛平王公柏鄉魏公合肥龔公。真定梁公。以大臣折節好士名天下。田子與之游。用詩文學藝相切劘。一時三四公之門。無出田子右者。天子拔才俊。給筆札於中書。由布衣諸生為超授。人皆曰。田子宜在選中。禮部依故典策名者。再用詔書舉行者一。主者思收知名士。以重格令。從闈牘揣摩捫索。以庶幾得田子為喜。不能識田子為愧。然自余歸里十年。屈指耳目所見。其才與地出田子下逮甚。又無此三四公者為之知。乃先後躡清塗。擢上第者。踵相接。田子獨寥落。不得一官。此孰為之而孰止之耶。家在泖東。扁舟觸風濤而過我。中夜置酒高談。無幾微不豫之色。發其囊出詩文數百篇。才氣金涌。詞色數腴。若赤雲霞而夏金石。余

因以知田子於世故物變皆以磨鍊其所長而識詣益至雖淹蹇不合而疏通豁達之氣未嘗少挫一以發之於文章自如也嗟乎交道之難久矣當余初識田子固已在賓客既衰之後比歸卧海濱雖親知故舊棄我如遺蹟而田子獨有過於曩時余不知何以得之於田子然觀其雅志期待不肯自同疇人所以取重於三四大君子者端在於此余欲概以望之悠悠之徒不亦過乎田子之別也謀僦屋就余尋朝夕過從之樂追溯平生所與游者魏公躋政地握化樞王公以公孤居府父子顯重龔公梁公名位在股肱心膂之間天下士經其題拂者望塵弗及天或者留田子而使之窮以慰余於荒江寂寞之畔未可知也然余觀田子之才之識非久屈抑者則余又安得而與之居歟聊記其語言往還足徵知交之厚而已田子名茂遇歸淵其字松江之華亭人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孝子鄭姓諱之洪字青山吳郡人卒年四十有六再娶於顧繼室孝婦顧氏後君一年以歿同葬於長洲縣之武邱鄉其為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孝子之父保御三山君諱欽諭實名之而信也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喪保御年七十餘矣惻惻然為其子承衾馬下綽馬既封而命

其孫櫛以反虞來哭若死者有知拊心蹕踊將無以即安地下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緣孝子之心知其無所不盡緣孝子之父之心知其子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子之窮通乎孝子之窮奈何保御之言曰吾仲子之事我也屏氣而愉色視下而應唯寢處則扶以侍非吾遠出未嘗宿於內也夙興燭湯實危敬進飲已視沃盥吾飯亦飯齋亦齋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吾疾藥必嘗衣不解帶母歿執喪致毀事後母如所生兄亡以其子子之遇寡嫂惟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仲子有焉顧著姓也孝婦婉嫕莊敬既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箴管無違色無諄言無私蓄酒漿必潔溫清以時妯娌稱其睦也僕御稱其仁也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孝婦有焉嗚呼保御之稱其子者盡於此乎余於鄭中表也悉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為善而先意承志之為大也保御為善奈何曰鄭氏之以術療人不收其直數十年矣里中食無糜者喪無槨者禍患之索饘流離之乞貧精廬塋廟之營齋利生老人傾囊倒庋設法勸分捐捐然盡氣極力唯日不足而秉家之成外則仲子內則孝婦有無匱乏唯恐傷於心而逆於耳詎勉措拄以助之施故保御無百畝之產而常具十人之饌雖輻輳旁午苦身為物而客過輒從容一笑為樂仲子則終日蹙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吳徐宮

詹勿齋楊孝廉維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御以己女女維斗次子以仲子之
女女勿齋孫傾身收卹勿吝保御開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真瀟惓惓體親之心急
人之難當饑忘食泣下沾膺傍觀或以為迂且怪而不知其天性至誠為不可及也
已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吾同年士敬為保御再從弟相與立祠堂置講舍修復
其祖所南先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羨兩君各有壯子持門戶得以餘年偕隱太息
久之未幾士敬之少子之鑑卒其年秋仲子又卒嗚呼今天下為善者懼矣彼夫恣
睢缺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行德於鄉死喪之間狎至即天道將何勸焉豈仲子平
生弔災恤患循徨隱惻其夙命實近而不覺逡巡感損歟抑其夫婦聞道有得臨終
正定嗤世人之怛化而遽反其真歟若夫所南之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中三百
年而後出其高風灝氣翳碑太虛不屑其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蛻而從之游
也然則仲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已又復奚憾乎為之銘曰

君家三杏與君同齒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之云亡木猶如此山之崖水之湫墳三
尺歸然峙刻日月自今始為義門為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矣

送王阮亭司李廣陵序

龔鼎孳

王子既拜廣陵之命。予告以尊賢禮士。行古教化。為清淨獄訟之本。因舉所與游諸子以對曰。夫夫皆束脩自好。矯厲名行。足以起其文章。與之朝華。而夕處焉。賢者親斯。不肖者遠。是亦足以為政矣。於是有詆譏之者曰。今之所謂名士者。偽耳。夫且為陽鱉。將不利於子。且子既以高文上第。藉甚公卿間。又安取資於菰蘆之粟。粟者乎。余聞之而竊悲其說。今夫風俗之壞也。繇於清議之不立。清議廢則苟且相師。乘利擇便。先達無以教。而後進無以守。勢將決防潰維。甘自棄於名教而不之耻。吾甚痛乎蕪靡者之一往弗返也。苟巖間處士。州里秀傑。希風望塵。比閭接席。懼然慕說。陳說道義。因之以磨砥流俗。題拂名字。豈不勝於糞土之汶汶者哉。善夫倪文正之言曰。朝數士治其忠孝。不可曰黨。野數士治其文章。不可曰亂。小人無朋。下士亦豈有然乎。吾奉王子之下風有日矣。其望之也厚。故不敢不以正告。既與諸子酌酒賦詩。而復次其語以為別。

潭影堂詩序

余與虞桓諸子訂交在庚午之歲。余方垂髫。握槩鉛從。兩叔父後。而虞桓亦以弱冠籍甚諸生間。是時江淮南北宴然無事。閤左班白之老。不見兵革。吾等八九少年朝

於深柳園亭而夕於廣化精藍疏樹高梧晨鐘暮梵弦誦歌呼無間風雨酒酣顧眎
意氣颯然橫絕四海曾幾何時干戈滿眼向所為讀書游息之地既已蕩為昆明劫
灰而塵海飄零歲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將老矣今年初秋與虞桓相聚於桃葉渡頭
笛牀履齒衡宇相望夜開燈炮各如夢寐虞桓風采精悍不減曠昔謂必當焚舟絕
棧以張吾軍而屢反棘門愾然投筆因出其近詩數種示余率皆原本性情獨標風
格含顏吐謝婉麗蒼深泐泐乎正始之音後人開元大曆中不易辨也記丁亥春日
樓中擊鉢闌題競工險絕虞桓每一詩成輒一花之筆座客十年升沈殊致青松
白石古人以重素交吾兩人抽序心腹白首如昨一歲三臺不敢古人酒歌之樂矣
虞桓平生負經世大志嶽嶽折角自其弱冠時已蔚有壇席重名吾黨之士敦槃恐
後迺其排解紛難若魯仲連好言王霸大畧若王景略陳同甫而篤於風義不侵然
諾有任安朱穆之遺烈焉彈琴環堵之居到門萬里之客束脩韋布著書滿家古所
稱骨鯁大儒歸然裕公輔之器者庶幾近之一旦乘時登用為斯道羽儀如昔人召
見殿上言天下大事我知虞桓必不為公孫宏曲學阿世徒以通經取宰相封侯遂
自愉快也蓋吾社諸子少長砥礪不敢苟同流俗者如此區區聲韻之學烏足以窺
虞桓素所蓄積哉

阮太沖集敘

周亮工

太沖阮先生。潮人家。於京師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發為詩文。鬱鬱卓犖。博奧亡傳。而誼高品峻。世莫能京。挾策歷燕臺。抵薊北。為主麾者。指陳機要。使以堅攻瑕。名轟遠塞。長安公卿。慕一交臂。絳絡謁迎。冠蓋相望。太沖氣澹韻孤。意嘒嘒惡。與脂滑者同。而顯貴又多。而諛腹否。知終難行其志。浩然返洛下。卜山買鄰。有終焉之志。挈荔載穉。授徒於尉。以尉固阮舊土也。遂家焉。暇購秘索幽。歌聲類金石。方彥先之博物。軼元晏之書淫。曠然樂也。雖數下明詔徵卒不起。益怡暢墳素。務興古業。天中之士。相與翕然。師之。載酒問元。聞閨省戶。或恣游山川。問羣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輒數百里。罔倦。四方賢者。依太沖。適元禮太邱。凡至洛。競交拜。唯謹。太沖親翦韭以供客。即索甌屢泊。而贈然解。勝絕匪富人。况用是名。益噪與吾師。張林宗先生。及汝南秦京。號為天中三君子。迺太沖更意切匡危。長林豐草。不忘兵謀。因上自蚩尤。下及烏卜。無不備綜。著有尉繚子解。詰我踐墨諸集。皆握機至秘也。每發之詩章。多流連三致意焉。今其帙多散失。惟存其概。昔以詩評國步者。稱杜少陵。然不過寄諷焉耳。實足經濟當時。則太沖最。謂少陵以詩作史。太沖以詩作經可也。適寇劇洛。太沖料寇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畧。上之當事。刈寇千計。疾卧據牀。猶劃地作策。寇懾太沖名。

掠尉氏力必致太沖諸弟子請亟去太沖誼不忍舍屈寇猝至諸弟子強與負太沖走已無及遂罵賊死太沖獨為俠者哉太沖入雒之年主於西亭王孫其所著述半皆王孫梓行之西亭殘太沖返尉氏門人張昌祚甫晉實左右之太沖為文一脫稿甫晉即為繕錄梓之甫晉適寇南下盜啟篋甫經獨抱此集泣卒幸無恙乙酉余在秣陵索而梓之甫經終始於太沖者如是亦足以傳矣夫

向遠林詩序

士生而微賤至資身無策貧無立錫妻孥累其心米鹽擾其慮顧猶兀兀篝火奮筆藻翰間此即與當世名公鉅卿較稍溢幅不甚中繩削其才氣固已十百於人况摩切當時高談治略以書生而謀人國出奇計不幸阨於時數同時有權力者即多方激揚推引之猶懼無以勵其氣奈何摧折之拂抑之或坐觀其通塞以成敗竊議其後甚者即有片長微譽皆相與錯愕而不之信可歎也余亡友金陵向遠林名陽起家寒素讀書耻事章句歲在甲申以弟子員例得太學生遊京師目擊時政得失上書陳言天子至為動容褒嘉之以為可操下當事議權貴阻不行遠林感其遇嘗舉以示人多疑其非實且訾其隸國子無所攷時余備官北臺初與定交心知其然而莫能奪也後從如園宋使君監紀軍功終以不得行其志輒散去所如不合潦倒疏

狂遇有所感。及可以自適者。輒賦詩以見志。如是者有年。竟困阨鬱鬱以死。死之後數年。以及今壬寅之歲。偶檢殘編於舊郛鈔中。復覩天子昔日所以褒嘉遠林者。不禁喟然太息曰。此可以實遠林之非誣已。嗟乎。遠林痛哭類賈生。得君如漢文。幾於為之前席。設使其時無從旁為之齟齬者。則功業見於天下。榮名載在冊書。方將景企慨慕之不暇。而何至為之掄擲而非笑之乎。以是知遇合之為急而甚難也。顧其忠謀至計。既已不見於時。所可傳之奕世。誌其梗概者。獨生平吟咏之篇耳。余日與遠林一二酬唱外。又苦未及遍錄。會慧叟出一編授余。則遠林易箒時授之者。因喜遠林之有所託以存也。與慧叟稍為點次。授之梓。遠林身修偉。美髯鬚。與人談論慷慨風生。雖數困折。而意氣揮斥自喜。又喜嘯。所謂聲若鸞鳳。及泠然成曲者。遠林意興所託。無不妙合。世尤稱為絕技。余因推嘯旨。大著於晉人。自蘇門先生阮步兵。公綏而後。千百年間。以嘯傳者。頗寥寥。而遠林曠代繼響。豈有所授耶。抑乃師心自得耶。偶舉以問遠林。遠林笑而不答。當為余言嘯本噫氣。覺口成聲。微若絲竹。大若雷霆。山谷皆應。群鳥和鳴。蓋其胸有所抑鬱。而借以抒發其志意。不則曠然自得。而天籟為之適動也。今遠林皆有之。而其所託之高妙乃爾。自廣陵散絕。此調多不彈矣。則讀遠林之詩者。可以得遠林之嘯。而當時聞遠林之嘯者。安在不如今日之讀

遠林之詩哉。可以傳遠林矣。

張林宗先生傳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庵。大梁之中年人。世居龜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趺稱佛號。至二十餘窮極梵典。每有詮解。不落下乘。宮保公為娶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宮保公慮其廢舉子業。且乏享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為制藝。入內室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即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頽然。揮灑如雲煙。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秘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宮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情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孔北海但有其願。先生實有其事。蓋非虛語云。先是宮保公卒於白下。先生奉匱還里。過宋城。匱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聲上書。義意悲盡。郡侯愧謝。一時士夫傳誦焉。先生以辛卯舉於鄉。十上公車。不達。年七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眾之矯。時方舉天下賢

良方正。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逆行倒施。吾不能學眾之偽。郡邑亦徵請。恐後。先生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漁隱。又號益淵道人。四方之至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為幸。先生以應酬頗煩。時避客中牟。中牟郭外有水泓然。蒲津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刻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即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南陂諸詩。即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髯。蘇半升。僅澆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捋摩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視。如溫公在雒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扶掖而歸。頽然自放。世無由測其淺深。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遊之士。如金溪文大士輩。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時予初見先生。先生謬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問業於予。凡八載。至卯辰。予幸博一第。始辭其家塾。別先生去。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檄左甯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綫為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生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獨兵矣。勢且兵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撈餉以養兵。而民之死者遂不咎寇。寇暫卻。人有諷先生以去者。先生曰。死則死耳。奈何以身為眾倡。時撫軍高公慮城且陷。素重

先生日命人跡先生城上以占一城安危先生耄矣猶日率門人子弟拮据矢石間不少怠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水灌城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自負之至其內弟和玉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集三子允集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西城欲從撫軍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疑其異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子也安肯從爾遂罵賊死先生望援久不至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益多先生皆移筏救之筏重且沈乃移筏就和氏屋屋上人垂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腕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至遂歿項背已且濡首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於先生之側撫軍命舟來迎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生亡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哭之慟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集時年十一依浮木與老僕婦栖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婦餒甚欲謀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子也舟中人素德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為德於鄉數十年無長幼弗沾其澤者此其報乎公子流離河北子弟靖公覓之三月始得予時令灘遽如灘為述先生水訣言吾生平為文迄今五十年無一表見今國破家亡吾死兒脫見周子道吾所以予聞而泣失聲今貌諸孤撫於予家

予官南臺。適徵先生詩文之散逸者。彙而梓之。庶幾先生血嗣不絕。而先生之文采風流。亦借以存其萬一。天下賢士大夫。僕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生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述其梗概如此。以俟先生之知交採擇焉。

盛此公傳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内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為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藉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使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為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為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遠為廣陵兒所結。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為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近里閭。里閭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為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侘傺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瘳。右臂詘申不已。若指遂不詘申。此公故工書。巧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為若。顧其書則益工。時為人據石學。窠書好為詩。酒後嗚嗚吟不已。閒復至秣陵。遺制舉義行之。非其志。

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
工為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為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
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
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余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為予當復見之意以
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
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
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
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頗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不于旅進旅退
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老
親子毋嗤予為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即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
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
使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前盈尺地與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
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
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
嗚嗚吟如往昔丐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

鵲落神米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牀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汨汨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于大梁至數千言言子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子墓在馬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為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子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子何言子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聞至子為位哭之會子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為子言盛母年且開八袞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歿一老僕撫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贖襁褓不完敗屋數楹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為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子解囊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餽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子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蠅庵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嘗聞子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乃檄令視盛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為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余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歿不能待盛妻也子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以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為古文詞盲而死無子弟為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庵雜鈔十卷麻法二卷輿地攷

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遣掾就其家鈔遺書。盛母泣而言曰。兒著書。咸為人竊去。惟存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卧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填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託之周君。予受而泣。因為之次第授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學。而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為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既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究算未吉。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吊。生平故舊。不為存問。遺書狼籍。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為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既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為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游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為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為姦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錢。今尺牘中所傳盛錢侯是也。

體論

李楷

為國者貴於識國體。善乎橫浦之言曰：一郡一邑亦自有體。第識之者鮮爾。夫國體猶身也。人之聖愚不同而體略同。國之治亂不同而體遂大遠。識體固難。為體者尤難。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慎。古之為國者以開創之人為鼻祖。以守成之人為肖子。以中興者為神孫。以末世者為敗類者。何也？國體立於祖宗。守於臣工。信於天下。雖有善者不得輒有所變更。此一定之體也。祖宗忠厚。易之以聰察。則流為忍。祖宗勤勞。變之以端拱。則趨於弱。祖宗節儉。不可以好大而喜功。祖宗仁慈。不可以煩苛而慘忍。席前人之業者。為體所束而不敢肆。即在開創之君。不敢妄一言動。苟一立法者。夫何為若是之鯁鯁哉？今日偶一為之者。後世將指以為口實。蓋上顧於天命。下視乎輿情。酌於前代。商於臣工。而後乃著之為令。憲之為律。我之不敢恣睢者。祖宗之道固當然。祖宗之體亦所當然。嗚呼。豈易言哉？體有小有貴賤。人之所宜辨者也。體有修短有強弱。天之所不移者也。國家之體亦然。周之奄有四海也。一道德同風俗。固宜。天下之國無不象指。而周公之魯。太公之齊。治法一判。而後世之強弱修短以之。此可以知兩公之國體焉。齊人之功利。夸詐與魯人大異。強者先亡。弱者後亡。天道之所在。亦大可知矣。而昧者驚葵邱之盟。主以王霸並稱。至於秉禮之邦。惜其

孱於三桓。幾以弱者之綿延。不如強者之赫奕。孟子夫子必扶王以黜霸。羞桓文而卑管晏。愚嘗推其意。知國體之光明磊落者。尤宜以可久可大之道。端其始而戒其終。聖賢之於國體也。蓋如此。迨乎七雄之時。或強或弱。亦各有其體焉。秦之體虛恢而不堅。耗竭而不永。似強而不強。其強陽也。乃其所以為羸也。愚謂聖賢之道。與國家之體。必相須以有成。體則其規模氣象。道則其精神命脈也。體厚不如氣厚。國強不如君強。何以明其然也。厚於氣者。貌雖清而壽。畜於氣者。貌雖肥而夭。是故論為國者。言人心言天命。而國體次之。此主氣之說也。夫亦不敢祖祖宗之法。而略天人之際也。歟。或曰。身藉手足。國重同姓一體之誼。不可削也。觀於往事。莫不皆然。以此推之。休戚與同之臣。亦同體之誼也。天下一家。其為之士民者。皆同體也。同體之中。不可以睽異。善為國者。其勿恃祖宗之盛。而忘天下之人哉。

衆論

愚者爭寡。智者爭衆。故為學而必高於一世之所為。乃所謂爭其至寡者也。至寡之地。衆所難及。有其勝者。萬不得一。學成者固貴矣。學之未成。進不得業。退失其衆。君子醜之。惟天下之大智。棄寡而用衆。曷以明其然也。力以衆而舉事。易心以衆而謀猷。同天下之衆。固愚者之所不能動。亦智者之所不能強也。合乎衆者。衆乃歸附。是

故聖人不敢遺衆而立於至獨之上。聰無所不聞。非能遺天下之耳也。明無所不見。非能遺天下之目也。睿無所不通。非能遺天下之心也。古之人知其所同。然恆俯而就。顓蒙倥侗之侶。故能用衆而衆不疑。然則與衆異者名之曰寡。與衆同者謂之以衆乎。夫羣而芸芸者衆也。非能有夫衆者也。有衆者衆之所以衆也。譬之四肢百骸。身也有身者非四肢百骸也。身之名相多矣。心色之衆之名相多矣。理色之故用衆。衆不為疑者。以理理夫衆者也。愚者不善用衆。曰吾之理甚尊甚貴。甚要渺希微。非人之所可及。天下未有信之者也。智者不然。以為理非吾之理也。乃衆人之理也。取之所然。後世莫不然之。衆之所可。後世莫不可之矣。學術之立。固不為聰明才智之士也。將以同夫衆也。是故彼亦一宗師。此亦一宗師。非彼非此之外。又有一宗師曰心也。性也。道也。德也。吾能使衆之舍罪而得福也。趨吉而避凶也。遷善而改過也。去妄而還真也。故於治術有治而無亂也。有盛而無衰也。衆將於是搖搖然莫知所適。從而天下脊脊益多事。夫衆之面不同也。嗜慾同。情愛同。不但理道之為同也。將奪其嗜慾。塞其情愛。強天下以必從從之者寡矣。從之者寡。遂不如從之者衆之為得也。以其衆者謂之正。以其正者謂之是。以其衆者謂之公。以其公者謂之溥。寡者不勝。乃益自負曰。吾之理甚尊貴。甚要渺希微。天下之為衆者。於是厭顓蒙倥侗之名。

而思入於光明洞達之際。眾於是乎不合而中分。不觀一家之眾與一國之眾乎。分之則離。離之則寡。眾乃成寡。各有其寡者。遂不得謂之有眾。此教術之所以為天下裂也。智者爭眾。非惟教為然。將用其戶口而役之。將藉其土田而賦之。非以眾之故乎。爭眾則必傷眾。同乎我者生。異乎我者死。嗟乎。眾亦可哀矣乎。況乎眾萬之心。知所以靈於物者。能復幾何。而紛紛然受此爭乎。或曰。眾心罔罔。惟聖能化。此所謂至寡者也。

澣論

汚物者虐。潔物者慈。蓋人情莫不喜潔而疾汚。致其所為。則與之以汚者恆有。與之以潔者不恆有。此物之所以易敝也。物之成也。固愛之。愛其物者。固潔之。潔之斯珍。珍之斯存。天下之用不匱矣。否則一人汚之。羣天下從而棄之。可不哀與。今夫澣澣。統者天下之所謂漂工也。布帛之屬。甫離機杼。濯之以水。薦之以灰。曝之以日。又從而碾之。其潔也有先於未汚者矣。製而為衣裳。方中矩圓中規。直中繩。曲中鉤。或縮或斜。或合或分。布帛之才畢矣。服之者謹其在筭。慎其褻襲。時其起居。衣之壽以世計。羹飲之漬。手澤所澣。澣之滌之。衣之壽亦以世計。暴殄之徒。衣不勝御。則褻而穢之。偶有嫌焉。委而置之。微雨之所斑。蟬魚之所蠹。衣之壽以年計。有潔癖者。人手觸

其衣則毀而裂之。衣之壽以日計。嗟乎。衣一也。幸者見用。不幸者見毀。新故染潔之間。可以觀滌者之仁矣。文王后妃。聖人也。萬覃者。聖詩也。其言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斃。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夫以后妃之貴。羅縠副禕。無不備而刈獲之。葛惜之如錦。滌之為言。所以久天下之物。而惜其才也。由是觀之。滌天下者。之道居可知矣。人有罪可原而過可使者。猶夫綴其被者也。誅其身而赦其家者。猶夫易領而存裾者也。况於風俗之所染汚。由於上者之所導。其何以不許其更新。而概施之以重典哉。新穀春。天之明賜也。太倉之陳。亦人之所藉。以無饑也。炊而薦之。皆馨香也。不食而宿之。氣變饘餲。非穀之罪也。釜有塵。聖疑饑。飯不適口。姑許其婦。是故生民之詩曰。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浙米者。其滌米者也。有受人之子而乳之者。子呱呱則撫之。遺矢及溺。澣必為之滌焉。此其子固非己子也。既己子之。不敢聽其不潔焉。有父母而不潔其子者乎。子之初生。未能自潔也。父母不為之浴而襁之。吾未見其可也。父母天下者。之滌天下也。蓋必有道矣。山嶽之高者。峻極而不可陟。人所罕處也。羣鳥而禱於其顛。神將以為汚。必為雨以洗之。龍窟之淵。亦然。旱暘之時。以血蟻龍。龍怒而雨作。義不受蟻也。上帝之於民也。固常欲其潔也。辟之於醉者。誤墮阨廁。其醒者。未有不灑其穢。而先扶醉人者也。母憐子。醒憐醉。天憐人。是故夏之人。

殷澣之殷之人。周澣之秦之民。漢澣之三代之後。若隆準者。可謂能澣天下矣。秦好奢而阿房下。可以建旗。秦好殺而儒生悉。可以盡阮。君子猶惜夫漢之不能澣也。或曰澣有不用水者。火鼠之毛。織而為布。澣之以火。則光明煥發。夫火者。化物之烈者也。玉石俱焚。何物不燼。而此獨以為澣。則事之至變者也。以此為澣。焦之灼之物之存焉者寡矣。吾尤願澣物者審之。

贈山東施督學序

宣城古多詞人。今則有施君尚白其人者。嶽嶽聳立。能以詩自見於時。比其使粵山川。境物之感。日以多。其學其思。皆增進。當是時。予與江右大虛亦治古文之學。然大虛與施曾有交。予獨未識面。他日者。經蕪城。訊予於候人。弗直抵八寶。乃先為詩以詒予。予心識之。報以詩。寄於國門。已而聞有山左督學之役。遙往。不可以南歸。予又將服耕於太華之陟。終以未見為憾。宗伯語予曰。若施君者。古之所謂好善人也。而吾兩人之所不可及者也。學今者。知時學古者。知聖。吾與子之學。槃輒枝葉之文也。非經綸致治之道也。道故無有尚於鄒魯者矣。鄒魯之所習。天下萬世之所式也。聖人往矣。其存者經術。經術散矣。其存者括帖。彼夫冠側注。理鉛槧者。皆異日民社之所寄。亮采之所求也。以庠序為蒙養。以官始為造士。以制藝為正鵠。雖有班馬莊楊。

鄒枚顏謝之才藻無所於逞。雖有詞賦騷雅博學鴻詞之志。上不以此取士。人不之趨也。此數百年之已事。歷代之所不能損益者也。吾嘗以古文辭不如學為經義。將因是以明經術焉。治經術於鄒魯之鄉。斯則尚白之大幸也。吾與子竊又忖度之。尚白之為經義也。其必有異乎人之經義與。經義者。取性命之精理。代聖賢之微言者也。先輩為之。實以其蓋代之聰明博收而約出之。粹然一出於正。非僅僅空疏襲取。僥倖以成名者。故其文備史氏之三長。抗衡於古大家之列。而斯道之衰也久矣。并傳註亦榛蕪矣。宋儒之說性理。涑水考亭之通鑑。未及淹貫。而褒然青紫。辟之市。餌販繒。莫知菽麥機杼之所從出。文藝之中。捷者徑鼎者。屬矣。尚白以好學博雅之儒。沐浴雍澤。獨登道岸。其為經義也。必異乎時人之經義。而教亦可以預知矣。河濱子於是拜手曰。山東者古齊魯也。後世之充實兼乎徐土矣。岱宗渤海之奇觀。聖人之所以小天下。而孟子所謂難為水者也。不但粵中弗及。即以茅蔣之山。大江之水。不可頽顏。而論尚白之詩思。當益磅礴汪洋。而不可止。若夫伏謁闕里。仰夫子之宮牆。雍雍肅肅。神遊乎詩書禮樂之盛。於魯諸生。雖師乎。於孔孟為之弟子。今幸而親炙聖教。吾兩人雖伏處江干。得聞尚白之進其德業也。斯亦吾黨之大快也。他日者。尚白之叔父次仲。以事過予之霧臺。且述尚白之意。不棄予也。予鄙陋無似。公以虛名。

採之此桓公九九燕昭駿骨意推之於山東山東士子當無不為公所造者若尚白者乃所謂好善者乎

贈家岷瞻司李河間序

吾秦敏肅公事業聲名至於今稱之雍書之役若江成价人氏古杭泰山子氏志其生平唯予不得而阿私之以岷瞻兄事予故不敢為諛辭夫岷瞻豈不誠宗祏之光哉天下之才人天下之奇福天之所靳不能多以與人至於居才有道享福有基人能自立天亦不得而靳之唯才與福二者不可得兼才賦於生初福綏於厚德天能教人以默祖能教人以言所謂居才享福固有望於天地祖宗啟迪也已岷瞻者吾秦之大才也周公之才之美孔子稱之周公亦自稱曰多材多藝岷瞻才而又藝善學音唐琴語鍾期文追秦漢詩最魏齊以其餘力為奕秋無不入妙予所才岷瞻者乃在其身心之間夫以余之不文猷落無所營無足以當人之採擇而岷瞻謬以為然嗜痂逐臭若有當於其懷其中虛其禮讓其貌恭其意敬身心之間不以世故相取殆於居才得周公之道者夫道之於人也猶鹽之於飲食也率而用之適宜中節不在乎立道學之名而於準繩之跡也道以居才才以受福此天之所眷祖之所貽也鄉者以涇邑之游得至嵯峨之修亘涇渭之潏洄與此中士大夫晤言晨夕獨岷

瞻南游不及握手。然以此瞻仰止於其尊人。且見其介弟。然後溯敏肅之家學。為之肅然者久之。今者河間之地。命才人往理。尚何事不理。予為之顧名思義。理刑之名。出入平反。此天下民命之至重者也。唐漢之鈎距才也。陽膚之哀矜。居才之善也。予未敢議朝廷之法。而能言吾祖臯陶之道。聖人祥刑。始惟明允。自司寇以至於獄吏。皆有事於刑。皆當以聖人之道勉力焉者。不敏近承封公之教。知其治河間有道。所以居才享福。不一其事。欲至河間親觀其盛。故直言以贈之。此瞻其謂我老者多言也。一言以蔽之曰。如敏肅公。

霧堂記

李子以霧名堂。或疑馬曰。霧之義何居。對曰。予家華山之下。故讀書於霧谷。今寓淮海。思吾舊耳。何以謂之霧。曰。昔在漢有張公超者。止於山。能為霧。稱霧市焉。子其學仙與。曰。非也。霧市超者。成都人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有數百人。五府連辟。舉賢良不就。順帝之所謂行幕原憲。操擬夷齊者也。其父者。侍中公霸。少知孝讓。有曾子之稱。七歲通春秋。後博覽五經。和帝時。舉孝廉。為會稽太守。擢用有業行者。郡中爭勵志節。化服越賊。童謠之所謂棄我戟。銷我矛。盜賊盡。眾皆休者也。其為之子者。曰尚書陵元嘉中。梁冀帶劍入省。陵敕虎賁。辱冀。劾奏冀。百官肅然。初冀弟

不疑舉陵孝廉。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陵曰：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也。由此觀之，公超非學仙者也。而予又何學乎？夫仙之能為霧者，固不止一公超矣。以成都之人，遠遊於秦中之嶽，吾喜其風節高隱，曾願學焉，而未之能也。公超之時，詎非漢之中葉乎？順帝非所謂賢君乎？為光武之裔，立桓靈之先，東漢尚氣節，公超之不就召辟，夫固有所風之矣。當是時，與之同徵者為樊英，英失人望，不足論。應順帝之徵者，有楊厚焉。見帝之所陳，不過言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憲，以消伏災異。幸而病歸，以後教授門生三千餘人。老逾八十，私諡文父。然其生平之所學，不及公超遠甚。以四徵不屈之法，真比之益復相懸。夫然後知公超之遠也。公超蓋君子之徒，非僅僅隱者流矣。我之不才，學其避世，而無林泉之福；學其生徒百人，而無橫經之望；學其為人子，而上愧於父；學其為人父，而子尚幼穉。公超於山若終身，我於水濱猶未免於思歸也。且以我與公超同名，而我實不逮乎萬一，不得已，思其居處，思其遺風，思其當年之霧市，以仰止之心，為思成之事。即謂此斗大之室，雲霧時來，冥冥漠漠之中，可以見公超之駕焉。斯亦可以慰志云爾。疑者既去，遂以為記。而與予遊者，知其故多為詩，詩不勝載。嗟乎！後之登斯堂者，其亦將有感焉否乎？

張少保傳

張問達涇陽人。字某。號誠字。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初為高平令。再令灘。奏績最為多。郎刑禮工三垣。多直言。以星變劾妄言開采。妄改漕河諸人。典山東庚子試得人。掌禮科。疏請慎票擬。幾中時忌。定國本。正學術。糾高淮三疏。尤為人所稱。以奉常冊封蜀藩。丁未撫楚。除大木惡蠹之害。壬子徵少司寇。攝部務。適有張差鬧宮事。力持正法。神宗改容出御。史風癩疏。又率東宮諸皇孫詣慈甯宮。聖母几筵行告慰禮。太子奉上命諭群臣毋聽流言。得上歡。尋誅張差。事乃定。神宗眷注。乞休不允。拜庾部尚書。神宗大漸。與顧命。光宗在疚。知問達久。即命總憲。光宗又不豫。崔文昇藥罔效。李可灼進紅丸。廷議沸起。熹宗立。以問達為銓卿。當光宗彌留之際。熹宗冲齡。問達與諸大臣候於乾清門。聞者阻之。問達愆怒諸臣排闥哭臨。即請叩慰。且慮叵測。語諸臣曰。內朝光景如此。委裘負扆。正須此時決策。若機會一失。恐百口徒煩也。擁熹宗出宮門。坐素輿。迎於文華殿。行叩慰禮。正位呼萬歲。內臣大言此何等事。不啟事娘娘。知問達斥言上無聖母。止知大行皇帝。元子當繼體。何知有選侍乎。上居慈慶。疏請移宮。猶與諸大臣更日內直。隱禍始消。至於後先申王司寇之家不下數十疏。又以姦璫魏氏女狐客氏為憂。以為憂將必大。請告之疏十三上。乃歸。歸而璫熾。中間達以鐫秩。且追賅。問達曰。得與楊漣左光斗同死。尚且無憾。死之日。救其

子勿以冠服斂。勿請諡。葬贈卹。崇禎立。復其官。賜祭。葬贈廢有加。又奉有易名之旨。未果。

盛商城傳

商城令盛以恆字勉難。陝西潼關衛己卯舉人。其父認為鹿邑令。伯父訥官翰林。訥子以宏為宗伯學士。所謂陽陽先生者。鹿邑公四子。以恆為長。衛之庠。故視郡士以騎射兼長致身者。卒未工文。而閭閻之家尤見重於諸弁。是以力學者少。而盛氏獨以好學傳。隆萬以來。遂為望族。以恆生而慧。彊毅能自持。幼負勁骨。喜氣節。賢書之後。克自損抑。不願仕進。以親命。筮仕河南汝甯府商城縣。縣多山谿僻處一隅。蓋蘄黃汝潁之間。明初脊脊多故。自承平以來。目不覩兵革。人嫻詩書。久不講武備。公至之時。賊方充斥於楚。又有賊闖入河南。不可禦。公雖儒者。其家皆好弓矢。僕從多豪健。可任。故下車而詰戎講守。禦遇寇之略。法尚嚴厲。人畏之。其紳有楊某者。盛之房師也。及馬某焦某等。初以公為甚。繼而寇至。鄰邑固始不守。新鄭城獨完。乃相率而服公之才。且以為能豫備。比及政成。遭河南開封府同知將登車之封卹。有段上舍某者。謂諸紳曰。寇且至。無如留盛公。便民亦罕留之。公為之止。寇勢大猖。公力支至久。乃破。公與其孫盛寬死之。段上舍亦死之。事聞於上。會其子盛适之詣闕。上書贈河

南副使磨其子适之今已死

河濱野史曰副使之子為予館甥予於己卯冬至新邨入其署賊舉火於野民不得入城會大雨如注皆張蓋倚城以免偶書文天祥正氣歌以示适之卒應於後異哉段上舍予亦見其人其烈死也錢虞山為之詩

文石先生傳

文石先生一字漫公亦稱錢來山人王其姓于陸其名予里之泊村人也先生萬厯丁未進士與先君同榜對策卷進呈以二甲授戶部厯官山西岢嵐道兵備晉右布政其宦業生卒之詳自有墓志不具載先生為海內右族六世甲第自雁峰而後皆以詩學鳴先生懸車杜門大肆力於瀏覽文詞之旨清簡雋永不以閱博雄奇為尚當是時同里李季白詩宗李杜馮翊馬寄園文尚六朝王繩康文尚左馬其潛心研討不欲著述者不可勝數先生以詩學不可以無傳故引後進之士唱和而繩削之其社曰于嘯其友曰郭生能談禪其甥某某其弟子某某其猶子鑰辛未進士間一同遊而予則時與於遊眺令節文酒之會先生神致爽逸所在得詩嘗謂唐人元漫郎其人其詩皆可尚友故以漫公自署又謂予與霧市仙公異代同調亦以公超字之中車東郊經行沙苑每有所作輒命相賡當是時有學博劉廣文者蜀人也先生

教之詩。嘗以世說新語評之。先生所著文。不輕作尺牘。皆楚楚可法。其詩數十卷。今藏於家。尚未付梓。人咸惜之。

野史氏曰。先生里居。絕仕進之念。賊自成破關。後盡屠扉而卧。人不得見其面。夜起讀書。如是者十餘年。牖下考終命。教其子以衣冠。即殮之。勿作會葬。名節不渝。先生之福不可及也。

烈孝廉傳

烈孝廉者。同州李寬中衍枝也。其父元吉為真定太守。是為履齋先生。繼娶於白水侯氏。年已六十矣。生衍枝及羨枝。雋拔聰慧。果於報稱。衍枝十一。羨枝十歲。同入泮宮。人咸褒譽。當是時。太守家析箸已久。其伯兄仲兄割田百畝以畀之。壬午舉於鄉。癸未八月公車歸。賊自成十月入關。據西安。僭號順王。設立偽官。分布州縣。要結愚民。能行仁義。令州縣籍紳宦舉貢俱赴西安。不應則逼而致之。至則於未仕者予以官。既仕者以輸餉為差等。已而變其法。考試諸生。而官之。舉貢則不仕者聽。紳之無餉者加刑焉。當是時。秦之有志節者。遠或避於外省。近或潛居於山谷。其為所掩取。不暇出奔者。纍纍於道路。雖老病在牀。亦不免。其至者。以助餉為名。法而徵之。當是時。偽文官廉其貧者而釋之。尚不概坐。一至東二府。則繫而笞掠之。如重囚。東二府

者前秦之邸第而禁錮諸紳之地也。孝廉寬中是時避地蒲城之勝山。僅州之偽牧鄭某者偵知之。遣使具刺招之。且命地方強致焉。孝廉自樓投於地。幾傷生。眾昇之以行至州。與紳前布政王某前光祿署丞石某等遇於西安。當是時。孝廉光祿願仕。則可以仕。即不願仕。亦可脫歸。免於助餉。或曰。遽歸。後且有慮。不如一見而歸。孝廉感之。光祿亦止焉。當是時。有蒲城王御史某者。激城孫兵備某者若干人。方押赴東二府。而孝廉等至。遂併驅重囚而阱之。不知其為孝廉也。主者次第訊之。布政注餉十萬。光祿自云聞曹訊其先為某官。注五萬。次至孝廉。亦以太守之子。注三萬。而孝廉怒髮瞑目。不為屈服。乞哀之語。家人以十七金來視孝廉。曰。急持歸。此無益我事。我豈尚求生於賊手耶。亡何。賊自成渡河而東。以布政侍御兵備孝廉等數十伯人。棧車而從。至泫芝驛。皆被害。先是偽侯徵餉。紳之不支者。則卑詞求哀。賊故寬之。獨侍御湛白。兵備弼明。與孝廉不少遜。誓死不顧。故嬰非刑。獨慘。此三人者。皆甘之。不為變色。談笑自若。至是同死。聞者悲之。

野史氏曰。予於寬中。曾一對語。少年恂恂人也。抗節而死。與王侍御孫兵備同烈。論者謂北都無恙。亦臣子之常也。雖然。豈易及哉。

唐論

彭賓

天下始於一統其後散亂而不即亡者曰晉曰唐曰宋然晉宋之世天子一舉足天下亡其半迄於末世不復振唐雖播越轉徙卒反故都盜賊縱橫而無偏安之象相持幾二百年力竭勢盡而授之梁豈無說哉晉宋一失其勢退而保江淮意自絕於中原矣其中興之主起自藩侯承乏而抵一隅志溢而望足其子孫又以庸人自守之才愛惜家業圖大不得恐返而亡其初當此之時言及復讐則天子戰慄謀舉義旗則公卿塞耳雖有奇偉特起之將立功淮淝馳志伊呂廟堂之上無以作而為之倡則大功不終引弓之民島夷畜之不知耻大業安得而復恢此晉宋之所以失也若唐則不然天寶之亂肅宗以太子正天位扶義而東固以中原為吾家物也身冒石矢妻子居行伍間克定兩京耘鋤大難蓋有太宗之風繼是而起者代德憲武或雄武感憤或猜刻鉗忌或成或敗要未嘗一日忘藩鎮也其所播越之地靈武太原陝州奉天梁州皆西北之域於平陽最近氣勢健便足以控強藩而為之用故可以出而復入君臣之間習用兵之利苟有持姑息之計者一人得仗大義而折之一出而不競再發而更厲拔危之雄鷲視狼顧惟恐一旦天子之議其後始而要爵繼而請盟終而割地持之既已久靡堅而不摧河北雖失其勢未敢絕虛名而自帝此積

國學扶義社印
威之勢。晉宋之所不能及也。今夫御天下之大變。豈銖銖而較之寸寸而量之哉。其術必有所以諉之。使其搏擊衝突。頓鋒挫銳。而吾養全力以制之。有諉之以盡其略者。高帝之以齊梁。諉信越也。有諉之以敝其力者。亞夫之以梁諉吳楚也。唐之諸君。大略有合乎此。而不能究其術。亦無宏度遠慮以持之哉。唐之藩鎮。類周之七國。然七國自隴。而周不能輕重於其間。故周失之弱。唐能關諸藩。而無堅忍持重者。以制其弊。故唐失之躁。善治天下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即不亟去藩鎮可也。

蕭望之論

大臣之權處之有二。任與讓二者而已。有以阨小人之要。而顛倒羈繫之。則卒有所短長。恐禍敗不測。將重發而自止也。我之所處者。鮮不勝矣。如小人內訌。連結而不可解。左右植立。寡援無所措者。則屈志忍詬。以示人主之威。得行於我。而事久變生。然後出而圖吾君焉。處其身於是。非恩怨之外。不數數與爭。而小人之中之者。有聞而禍亦淺。斯可為之術也。蕭望之。事宣帝久。恭顯素不相能。及受遺輔少主。又出高下。此其勢非任即讓矣。力能用高以制恭顯。則諭高以大義。曉以禍福。謂吾與若同受先帝顧命。一旦貴近用事。讒間萌起。徒為其所噬耳。爾時堪更生。皆通經術。無樂陰陽互持。致貽深患。而高亦非真與恭顯合。難以微釁傷也。則豈霍光之權能加之。

於安傑而望之之權不能加之於宦官乎。如度其不能則絕賓客遠權勢俾浮薄之徒不得進而窺吾之所欲。且恭顯輩之所以不能忘者慮望之之有以深中之也。望之既無所要結以明嫌怨之際無所不釋恭顯何能為乎。舍是二者而牽忍重遲失勢無援至激之使不堪難以身免豈不哀哉。鄭朋詆管晏尊周召是要劫常說亦何足與深計者。乃以貴戚大事卒然而告之使吾之隱謀盡為之取然後從而絕之絕之矣而無能制其命。徒令之縱橫離合變端起隙於其間。故曰無謀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愚也。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望之不免焉。雖然此二說可行之於始不可行之於終。當顯等建白車騎圍其第望之設慨然就吏可終保無患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即帝念師傅恩赦其罪顯等必無能容耳。則於以歎望之自殺蓋得古大臣之道矣。

叔孫通論

趙進美

人主之治天下舉一世而整齊約束之而人不敢戴無異術也禮與兵二者而已二者其功相輔不可偏廢然人主之用必有所獨重而世亦因之以為治亂不可不慎也故禮不足則任法法不足則恃兵兵者禮之窮而法之變也兵可止亂亦可生亂以生亂者止亂是取黃良為喙之效愈而不已其病將大於未愈也已強而欲人之弱已暴而欲人之仁已猜而欲人之愚是皆恃兵之弊而秦之所以亡也孔子曰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古之治居其功而亂不居其弊者其惟禮乎禮之說微矣其最著而易見者別親疏分貴賤嚴進退謹取與蓋忠孝所由出而廉恥所由生人道之所賴以立也三代之時上下前後截然而不相踰衣服起居秩然而不相亂其人主垂裳正紳不深求天下而世已循循稱治焉秦之無禮也蓋自商鞅始矣至李斯之徒又從而甚之奸而獲利猾而避法薄親讓而仇名義相為賢知世溺而不返趙高所云時不師文而決以武力貧者富之賤者貴之遠者近之是故商鞅李斯之遺意而高龔取之耳夫禮猶飲食菽粟也今使人日絕其飲食而又加之黃良為喙之藥未有不殆者矣秦之亡也豈徒趙高之罪哉秦亡漢帝以布衣取天下時未能偃兵而幸有叔孫通者起而救之以禮至為綿蕞野外習之其心岌岌矣漢不危於鴻門張

陽而危於拔劍擊柱之時。通之功豈可與絳灌並論哉。若魯二生者。必俟百年積德而後起。是不知禮之為飲食菽粟而宜乎求即效者之。以黃良烏喙。雜然而並進也。

桑宏羊論

司馬光蘇軾之論。蓋諷安石。憂當世也。夫安石烏足言理財。理財者。將因其不足而理之也。神衛昌歎。藥之良者也。人無疾而服之。日多於飲食。且將生害而致疾。况寒熱之伐性者哉。無疾者。亦謹其飲食起居而已。雖越人在前。倉公在後。不欲試其技也。人有血氣四體。維均而後可以相役。惟適而後可以相輔。疾見於癥結。乃以醫濟之。以求還其適且均者耳。若無故擘手以增足。塞聰以益明。雖愚人知其不可也。心者君也。四體各得其利。心不居焉。故雖勤而不疲。百姓各得其利。君不擾焉。故雖勞而不傷。神宗之世。疾之未見者也。安石庸醫也。君擾而民傷。寒熱之伐性者也。又安可與宏羊並論乎。且夫工之居肆也。其容貌衣服皆工也。一呼眾和。皆同類也。心所思者。方員目所視者。準繩手所操者。斧斤也。心思而身效者。公輸匠氏。雖周孔不知也。傳其一藝。守其私說。雖詩書非美也。於是而後宮室之具出。梁柱之用成。設有陶人。慕焉執陶之器。呼陶之侶。用陶之勤。胼胝於工之肆。積歲而無功。陶於工其道不相遠也。而不可異能以求效。况大於此者乎。宏羊之所為。商賈賤行也。知而為之也。

無高言飾論也不欺當世而誣古人也工以為工也若安石者蓋襲深衣佩鳴玉揖讓而行狗盜之事自相抵忤中路而先敗是又宏羊之罪人矣烏足言理財

游黃紅峪記

村居日已踰亭午客有譚黃紅峪之佳者率爾命蹇過墟落阡陌數里陟山麓山率磅礴爭奇無所容不可往至峪則巖盡立林木皆俯忽有邃壑逶迤而開者秋潦之所出也人因以通馬奇石笏列既往即攀援以登未里許導者邀予遵左巖之足猿引以上予恃掖者掖者恃蔓葛影皆遙懸至一洞仰視其戶猶在百尺巔登者口手膝足皆倚於石如將入焉所倚各相附始徐移其一不可上下視不知所至惟聽於石踞洞而望重山蒼然危岑傾岫異勢而同賞右巖對峙雜木森拔時見一二人出沒鳥巢枯葉間風颼颼不止良久而下復循峪以入山愈迫石愈瘦而壯細流疊疊鏘然鳴禽巖畔有小泉甚湛洌落苔蘚中散流若無游者至此忽自見其影在石上迺共歎悵焉初至第三潭潭淺而澄寒石相依寂寞幽潔若為冬意所束又百餘步則第二潭皆冰矣石氣互映不可辨冰上有枯樹痕勁枝頽輪皆如畫復進則石之或植或臥咸丈餘錯愕相承初謂徑且窮既數踰之衣袂冷冷有聲受吾趾者皆若奔雲積雪目力所聚惟蒼寒肅肅而已初潭淵瑩秀嶺石環之以鑑其古貌嵯峨參

差大者箕踞。小者旁眺。而以潭也。則意益孤。勢益嚴。致益冷。而潭亦因石以成其靜。峪至此。且盡巖。既合。而怒起數百丈。老藤蜿蜒空游。異木交蔭。真秋間來潭上者。不見星日。瀑布乘巖首而垂。飛沫四濺。潭上之石。皆不可坐卧。潦水既收。潭石皆定。人始得近狎之。而猶凜然懔懔。神淒息斂。若無依也。峪既窈窕幽邃。層障阻蔽。曠色冉冉。方自眾山來。而遂已先暮。潭石清潔。出其光潔。併以照人。歸者如行澹月中。忘吾勞焉。

敬陳用人三事疏

梁清標

一崇守令之任民生休戚全關守令漢世特重其官如龔遂黃霸卓茂諸人治績表著或假以便宜寬其文法或墮書褒美賜爵通侯是以古今吏治漢為獨盛今體統陵替文法拘牽有司力疲於趨承心忙於功令稍失上官之意訶斥頻加兵馬往來橫遭侵辱即有賢者欲興一利除一害動多掣肘何怪職業不修治平寡效耶臣謂欲課實功必先一體統請 勅下督撫隆其禮文或豪強有凌侮把持者得以申請究治四體寬然庶可展布又查明初有到任須知一書內列規條三十一則綱目森然皆切民事例於銓除之日分授選官使知所遵守其後漸廢不行有司且茫然不識職守為何事矣今其書具在亦宜重加訂刻照例分發道揆法守上下交修想賞以鼓勵良重罰以儆墮廢其誰不自勉於吏治乎

一重言官之選

皇上宏開言路以襄盛治責言官既重則選授不可不詳在外

推官同知中經舉卓異治行高等者自當優與清華乃俸課序及往往陞轉部曹一憑掣籤及值考選則平平無過者不得不一概行取非所以獎廉能慎名器也察職掌內舊有部郎改授之例至 本朝亦屢行之況其人近在目前才品人所共知臣愚謂宜照舊例除臣部外五部郎中員外主事遇考選時許各部堂官遴選品行端

方中懷讓直者咨送臣部許卓異推官同知一體考校科道等官斯台垣濟濟才賢不致有沉抑之歎矣

一嚴功過之衡勸世之權存乎黜陟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所貴乎銓衡也今止循資俸按籍陞遷雖殊才異能與庸碌等激勵無憑治效曷覩臣請於選功二司設紀功紀過二簿令督撫察所屬各官任內完賦報荒獲盜清獄凡地方應行事宜有能舉一政者即開實蹟報部詳註於冊除不肖官員具疏糾參外其有過可指者亦時報部註冊臣部於陞遷時考其政蹟多寡定人才短長上者優擢次者平陞下者左遷在內部寺等衙門亦各將所屬功過不時咨送一同詳註推陞分別之法亦如之如是則循名責實人才競奮矣至於屏浮議核成功任賢人而勿疑信詔令而勿變是在 乾斷獨操何患積弊不除哉

懇勤召對疏

趙開心

從來治天下者將欲求君民一體必先由君臣一體乃疏通一體之脈則莫如言路此不徒在章奏也古來明目達聰敷求謨言必朝夕接見諫臣盈庭天子咨詢百官獻納而後下無不達之隱君無不善之施我朝御極以來用賢納諫言路亦既廣矣前偶以事歸六部內外頗成隔絕乃不久旋復舊制誠聖明舉動大快輿情但立政之始凡一事之得失一言之通塞關天下萬世之利害其中大綱大法固須講求即細節隱情尤須洞晰惟是有奏疏不能盡陳而封章不敢頻瀆者伏祈

皇上開懷延納時

垂清問不拘

朝見燕見不分滿洲漢官不拘內院及九卿

科道時假

召對齊以溫文

一切用人行政與民間利病所關許各官隨事條議

一臣言之羣臣商之

皇上聽之或可或否或行或止斟酌立斷仍命史臣立書

記注如唐太宗召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史官隨入預聞政事元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朕前如是則人情以此而上達恩澤以此而下施所補救者非一人一事所勵精者非一朝一夕也抑臣更有請者科道職在陳言輔臣悉心襄贊崇卑雖殊而致主之心則一臣考前代凡入內閣預機務者點檢題奏擬議批答隨時啟沃因事納忠是進言初不專在言官也今閣臣學士等官俱改兼殿閣諸銜體制既備職務

國朝文匯

卷二

二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宜修伏乞 皇上查復舊制令內閣諸臣贊理機務之餘每遇事關重大隨宜具
疏敷陳可否取自 上裁則臣不虛費上下交而治乃可圖矣

勸忠崇讓疏

熊文舉

奏為欲勸臣忠先崇禮讓事臣蒙

聖恩召起田間又蒙

聖恩簡補佐銓循

省髮膚罔知所報伏念臣乞假歸田已經七載疊遭大亂生死流離臣父老耄風燭殘年臣侍親闈無心祿仕止以

天恩浩蕩懷中有草未敢輒陳然臣自荒江來

備知吏治害民生慘悴竊有一二獻者臣以為吏治不清始於大臣無進退辭讓之大節終於小臣無奉公守法之小心夫大臣者小臣之標表也古者大臣以其身先庶僚於職無所不統水旱不時則大臣引罪今日在廷諸臣固嘗有以此誼陳之皇上者乎舍是不圖而但知以爵位崇高為得意以敘陞封廢為感恩臣未知

其可也夫大臣不能謙讓遜辭或者以為本朝無辭讓之例臣聞人臣以堯舜之道事其君未聞有拘於例而遂泯其辭讓之心者夫大臣既無進退辭讓之大節則小臣自無奉公守法之小心無怪乎官常日壞紀綱日頽士氣陵夷人心器雜數年之後相習而靡臣懼乎名節風義之掃地也臣請

皇上敕勵大臣共秉丹誠各

敦名節務矢靖共之誼常存退讓之心實已頽病無能者許其自陳與以優禮致仕實有至情當遂者許其引請予以歸養依親使人曉然知進退出處之大閒不但為身家妻子而祿仕坊表既立風紀屹然內外小臣亦各顧名思義知畏影衾知愧清

夜庶幾吏治清而民困可甦於以作忠獻而勵士氣庶幾其不盡汨沒於風塵而濡染於勢利乎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在廷諸臣職聞此語亦必有憬然悟而恍然媿者矣臣言疏率無所顧避但舉私衷之耿耿者不敢不入告至臣自揣衰庸已極百脈俱枯老父支牀呻吟入夢揆於諸臣尤為誦方讓賢求斥臣實當先則亦惟望皇上之早行放逐而已

醉槐園集序

程正揆

固哉昌黎氏之言曰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王公大人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為此無乃令醉槐主人掩口耶醉槐主人者何通山郡王園之是也園之有園園有樓樓有槐槐高百許尺勢欲參雲霄間蓋數百年物程子登樓望之冥焉若中酒指是槐可醉也園之曰嘻予實有槐醉子哉將自醉哉可以名園且名吾集因出所作詩文若干飲槐而讀之云烏可不序程子不敏敢不介紹槐也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兔目十日鼠耳更旬而規再旬而葉深造變化有儒者風武王問太公曰天神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且具知人鑒也園之取法當於是乎在廣而言之可乎園之與客俱楚產憑式數千百年之閭而交其臂鸞熊之始落也則崑崙之核也左史倚相之磅礴也則天陵之松而吹臺之桐也奇詭如漆園吏交梨火棗也忠憤如三閭大夫盤根奇節也宋玉之綺玕琪之樹也景差之麗瑤草之實乎蘭陵令之閭衍浮筠之幹乎繁枝既降生氣寢薄實蒲柳者貌喬松性蔓桂者色芳芷蘿秦絲漢棘晉荆唐雖少陵輩飛英懸圃孟襄陽劉隨州諸子煥彩桑榆然非摘桂林之一枝望閭風之寸板欲其攬扶桑而折若木則夏夏其難之矣由今而談用熙遠北勞於披根白衆維喬工於發秀強幹於鳴吾

內方。怒生於夢澤鄧渚。豈非文桂之舟。沙棠之木哉。然猶不免倚馬。亂蛙之譟。亦杞梓之未得為棟梁材爾。京山法律。如宗廟古柏。五嶽博衍。若翠竹琳瑯。公安之爽哀。黎也。景陵之味噉蔗也。不以薦佳賓。而傲嚴霜。恐望長楸而太息矣。況乎苦李爭妍於道旁。散木望材於大匠。乾落而混蘭園。槐瘿而廁芝田。卑何足道哉。圓之之言也。約然而精。倪然而類。差差然而齊。不事雕鏤斧鑿也。隱隱有運斤成風。散花滿空之勢。蓋甘泉所謂玉樹青葱者。豈動殷仲堪。意盡婆娑之嗟哉。圓之曰。予讀書二十年。使為民家子。捨第如芥。奈何知有王。夫圓之以詩文王。豈以王王。亦奚以不王王。故島之瘦。郊之寒。陶之逸。杜之悲。子長之激。相如之渴。皆狼藉筆端。若風雨使之。則夫以王公大人。而能傳羈旅草野之神者。莫圓之若也。雖謂昌黎氏為知言可也。

鄧麟倩先生傳

先生司理武昌。甲子秋。分房校士。獲雋八人。某叨麟經第一。時方弱冠。今已垂老七十。而先生下世亦二十七年矣。子先芝等訪予青溪。求為立傳。雖有文戒。念切師友。往來於懷。若隔世良因。弗禁唯唯。傳曰。先生七歲時。有儼者舞於庭。尊人曰。鬼面覆人面。應聲曰。我心即聖心。能日記千言。髮甫垂。先秦兩漢書及子史文苑。皆涉獵殆盡。又旁通岐黃。陰陽諸家。與夫風角。祝由。熊經。鳥伸之術。靡不精悉。奇男子也。中丙

午鄉試第五名丙辰授南宮壬戌殿試著春秋實錄臨川湯養仍先生謂譚襄敏公而後先生一人而已嘗授余六壬梅花秘旨口訣予不敏僅得十之五六又授符篆祈召法則百不得一也豈非分數有限耶其治楚如子產火烈不可犯性倨僵若百石弓秉公執法山嶽不移諸大吏小有失必面折之咸加憚服發奸摘伏則鷹鷂之擊烏雀雷電之矚妖魔目不及瞬矣楚藩支最盛驕且橫郡王將軍歲支祿米有差下此有庶生花生妻母養贍各支口糧無算假設破冒歲糜費數萬金莫敢問方伯曾公道唯示意釐剔羣宗不逞遮道誣詈擲瓦礫中與馬至裂冠蓋若輩與司吏表裏呼吸相通舞文無忌又恃天潢勢攝官司牢不可破先生遂挺身任事曰治宗乎哉吾治吾吏爾乃詳請兩院徹底清查並請便宜治吏可之遂以冊悉付先生理焉陋規布政司通吏與府縣皆平交無體甚有比昵不可名狀先生治事巨蠹者笞之數十於是膽落而向所不逞始斂跡去稽核積耗約得六七萬金會黔粵商長作崇軍事旁午楚餉協濟多不繼遂會疏題請以充之薦於朝時論譴焉又三王之國駐武昌逆流風阻舳艫相屬瑞珥雲袂視文武將吏如隸卒頤呵而目言之供應既繁疲於奔命派牽夫數千百名祇候騷擾城市鼎沸先生曰風可祭也即於望山門外設壇致禱百官羅拜先生宿於壇仗劍披髮不知所為五更東北風大作王舟不能

留揚帆銜尾而去。官民大快。姑記其大政類如此。五載考成。封典如例。時魏瑞秉權。雖撫按交薦。疾畏者眾。僅得還南曹。時賀對揚太史為少宰。深知先生。遂舉出守武昌。時川貴二司官多竊發。與辰沅鎮軍地皆犬牙制。常德順流可一二日抵漢江。故武昌為要地。非得大賢夙望。莫稱此任。先生單車就道。屹若長城。民安盜息。全楚以甯。中原安堵。皆先生力也。以痰疾請告。卒於家。先生諱來鸞。字鳴和。江西宜黃人。繡倩其別號云。

曹仲隆高士傳

曹仲隆者。儒也。亦俠也。入世者也。亦出世者也。噫。高士也。吾安得斯人之徒而與之哉。君明經史。不屑屑舉子業。名流式廬。談多捫虱。纒纒疊疊。元言如屑。有有道太邱風。故曰儒也。輕財好施。懷千金惠者。肩相摩。貸而予之。負而忘之。或負者轉貸。而予者益忘。故曰亦俠也。又善交。不泛不峻。玉皇卑田院。咸可上下。以是樽酒不空。坐客常滿。然諾諾。鄉人曲直爭赴質。片言以去。解紛排難。故曰入世者也。結廬溪上。種竹千竿。涓濱木奴。脩脩有世外致。偶為吟嘯。旋即焚之。不以賔名。蓋其配吳亦大家。嘗口授諸子婦經傳。君遂與偕隱。若鹿門焉。故曰亦出世者也。然固有識字數行。輒氣揚趾高。向族黨睚眦。說恩怨。鳴得意者。比比矣。即一二好修刻勵。不墮俗趣。亦謂

既輕人傲物。獵譽矯聲。借終南為捷徑。羞北山之移文。若君之儒而不狂。俠而不驕。入世不染。出世不逃者。或寡矣。此所以稱高士也。因立傳。

駁聲無哀樂論

曹宗璠

嵇氏著聲無哀樂論其言甚辨能逆折難者之喙而義有未全終未厭余心也請循其本吹萬不同使其自己成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此嵇氏所宗也夫怒其吹也怒者則其吹吹者也方在靈籥天未鼓於籥孰哀耶孰樂耶至吹萬則籥與天并調調刁刁哀樂分矣物咸自取此物與天接不得全歸之天也從物而溯之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故曰怒者其誰耶理峻於天情感俱絕天附於物慘舒以繁不得謂無聲之前冥其朕遂謂有聲之後杜其機也嵇氏云曲變雖衆大同於和夫聲豈能和哉唯殺近哀嗶緩近樂動指撥絃已見分際風有飄厲其証焉矣且聲之有哀樂猶形之有吉凶味之有補洩也犀庭日角與從理入口殊模鹽生新勞與和羹養志異鼎豈發喬黃鍾變調商徵獨殊文繫有乏元解今以味無喜怒徵之酒醴蠲忿忘憂夫豈虛說中藥養性遽忘功一溉乎酒醴發情要主於喜喜之極必怒情之自旋者也雖謂酒有喜怒可也樂淚哀淚借難狀牙淚出於肝甜苦皆酸哀樂循環猶之酒義矣自昔聖賢聆音察理皆具精微如葛盧聞犧性解異言不繇傳譯雀噪馬罵實有其字何必以胡越為難耶如師曠吹律風從地起主敵咸兆豈謂楚風遠來自晉吳越梁宋以非事應故不入占此風角習解耳子野多識博物舍形聲亦曷從識之乎如

羊母審吸亦以兒啼有異常兒甯必較度甲乙器曲或有歧操心聲必非二物此理易明不煩多破又如師襄捧琴而識文王之容季札審懸而詳歷國之政鍾期師涓子產顏淵所誌不一理具於聲聲非無主悟起於心心又非無因則聲之有哀樂全矣亦安得載籍盡好奇者為之哉若夫心有偏注流而不返悲者觀舞涕零歡者聆啼踊忭此自心不赴節非音之無常在和平之人則感召見矣笛笙形躁而志越琴瑟聽靜而心閒以至齊楚妓弄種種聲變推而求之躁靜之音即具哀樂之理猶之甘苦之物即動喜怒之情味以行氣氣以食志誰謂五味竟無感於人心耶在心精者自遇之耳樂以導和禮以著敬不極哀樂之致不足以節和也不酌奢儉之中不足以將敬也嵇氏云若言和平哀樂正等設無哀樂正等何劑內無伏陰外無散陽陰陽者哀樂之象也聖王制為律度澹德防淫風俗移易其嗜能尚之蒙莊獨標和理於眾音繁變之會示之以篇始嵇氏得其喪偶而沒其研微非立言之旨矣莊周之言喪我也非冥然無我也辭物之刃劑而我自喪也莊周之言齊物也非倪然無物也得我之環中而物自齊也則莊周之言聲無哀樂也非泯然無哀樂也萬竅出於機入於機而怒者其誰也此之謂物化而不與物化者也

送吳樂一守大名敘

大名古魏地。梁晉河上之戰。為魏博。宋失燕雲。為天雄。皆嚴蔽境。戎馬朝發夕至。故為重鎮。今海宇一統。定鼎燕京。則大名反為腹地。牧守皆輕裘緩帶。即傑出者亦綜理民事。無問技擊。蓋世變然也。己巳之後。流寇踰太行。掠邯鄲。焚五臺。而大名始執兵登陴。復為嚴鎮。云余同門吳樂一實來守此地。前守為戶部郎盧九台。又余鄉同門也。九台錢穀訟牘。盡郡縣治。而身與材官少年爭騎射。開州有土寇百千。有司恐激變。不敢討。九台夜往擒之。盡殲屬邑。盜皆往旁郡。是時郡紳王射斗為銓宰。並以邊材推轂。而流寇闖入畿南。中瑞莊田廬。震懼。遭焚燬。日夜涕泣。九台率兵身自搏戰。寇見盧兵使挺身出。遂畏遁去。中瑞具以狀聞。故能結知天子。不五六年。繇太守秉中丞節。賜尚方馬。雖其時會當哉。亦其膽智。翹發電擊。有以召攝威柄也。九台移鎮前。大名守難其人。廷請授樂一。蓋九台之習兵。在郡牧時。而樂一之習兵。則已在駕部郎時也。樂一沈靜有謀。九邊險易。與將卒堅脆。聚米成圖。吾知繇太守秉中丞節。有如九台。但郡紳未必有如王射斗之司銓柄者。即有。亦未能如王射斗之孜孜汲引者。而流寇日掠而南。在淮楚間。亦未必有中瑞之涕泣畏禍。能以治狀上聞天子。雖然。鼓鐘於宮。聲聞于外。言抱真者彰遠也。樂一果挾有其具。亦何患推轂之無人。而寵命之不三錫也哉。吾故見樂一之才氣。而決其如九台。又欲樂一輪養其才。

氣毋以遇合之遲速少動其心而必於如九台所以為勛也乃為之序。

項五雲送谷春曉圖敘

夫俠以武犯禁而士好之不衷豈緩急為人之所需耶用濟其阨而辭其勞亦惻怛誠摯有以行其氣也士固不能碌碌處囊中鋒剝穎脫為名為節其號愈美其中藏愈不可知豈若俠士皎皎然以其恩怨表暴於天下哉故余好與俠遊不減季次原憲馬五雲氏是其人已夫當逆璫扇禍虐瀟於歛剪鋤吳商標券黃發部使者虎而冠牧令復磨牙而屬之諸大族以土塞門挈妻子遁入者髭鉏伏鏹肌骨靡灼從廷尉望山頭也金錢泉金莫測崖嶠項稱豪族名應隸冊聚而謀曰羣從惟五雲年十八借交報仇以智免或險訟馳解結主進請以千金聘五雲冠步搖冠帶楯具劍笑曰急病讓夷吾志也若以貨請則今且以身殉身豈貨等哉請從赤松子遊諸項頓首謝即日易裝之府獻百金功曹曰黃趾隨判幸追檄緩下在諸公後時諸公盡求售數多寡故費不貲莫效五雲不問償止緩期故名不入檄中每日之功曹錄文移榜示成一卷書并部牧乾沒囊橐往來窟穴盡得之半歲餘諸公業煥爛上移金四十萬私倍無算五雲乃徐步之牧庭求減項氏額出其所集榜文皆奉旨禁勒買者願抱書死闕下陰劫牧用事者曰金與刃具在惟子所擇太守色沮遂得就下中急

走與吳興主約曰。某山木屬予。酬子金。唯唯。計木與價費相埒。故諸公產半耗。項氏不損。索中裝。明年瑞敗。山仍吳業。而五雲名特聞。諸公無不欲得五雲者。皆謝遣之。於所居。茨谷。濬溪。栽竹。構樓數楹。觴詠自適。絕口不言前事。茨谷在複嶺。路阨狹。不得聯騎行數里。方得寬平地。有魚稻之饒。招集諸佃。食器不之市而足。雖不敢擬仇池。稱隱桃源。將無愧焉。後三年。同遷于氏。來游於壩。士紳倒屣恐後。與余伯氏尤狎。飲樂天窩。余執爵以壽曰。君短小精悍。殊類郭生。不然。何慷慨激烈。神餘於身也。座客善長康之技。吮毫急圖之。并成。茨谷春曉圖。雖左右琴書。而雄矯之色。溢於眉間。曹子曰。吾聞逆璫肆虐。黃黃石汪文賢實構焉。使改中翰。得如五雲。精心幹力。徐抵其隙。何不可維持。乃激為君子之禍哉。彼楊左諸君。非俠亦曷能瀕九死而無悔乎。惜也。五雲氏不得其位。以行其志也。

遊金華洞記

己卯二月念八日。乘竹箬舟過金華。主人召飲。歌驪駒。余曰。我禿冠。固應王吉。我然從初平騎石羊。庶無負此遊乎。遂杖策拉三僧。尋所云水壺洞者。出城危峰插天。曲徑擁護。雞犬桑麻。皆在翠微中。行二十里耳。聞琮琤擊玉聲。蓋溪水從水壺洞口出。桃花棗核時。一見之者也。日暮山紫。巨竹如斗。土人聚新境石。火光煙黛。與霞晦明。

先發紫微洞。梁劉孝標。過地講業。故又稱講堂。穿三門。權大士。仰視石脂。螺旋龜圻。金碧萬狀。時月已浸山。清迴不可留。亭長邀宿。頗有精舍供具。夜靜不寐。水琴蟲瑟。嗚嗚咽咽。非遊仙者。鮮不令人愁也。晨起。負一舟如葉。止容一人。仰臥。溯流推舟。入水壺洞中。峽門巖嶮。囊戶黝黑。鼻微大。則鼻從石上過。百餘步。得峭岸。列炬乃行。膏乳倒懸。蓮葩橫發。鐘鼓削成。叩之清遠。進愈深。有仄徑。水簾散布如柱。珠其水上。通朝真洞。遊人削竹板寫詩。投朝真。輒隨水流出。水壺計五里云。溪流數十里。或隱或見。潛行地絡。有鑿阿房手。石骨嶄露。乳泉滌迴。空空如下天。甯直人巧耶。鹿田僧攜屠緯真記來。述記多謾。主人語倦。客應爾。路經朝真。以不燃炬。故不能入。鹿田者。仙人所居。呼鹿耕田。今鹿已去。惟亂石層層。似疊肩作力狀。山頂瀉泉。至半嶺。滲入土脈。故不成瀑布。此又朝真水源也。大抵金華諸山。皆中空云。余衣夾衫。微寒。遂不能尋。赤松初平羽化蹟。取道從芙蓉峰歸。青嶂夾立。白雲橫腰。非樹非石。目眩骨飛。惘恍靈變。盪漾其間。不知山之神明耶。人之神明耶。抑天地之神明。渾淪如是。特從登高見之耶。一僧曰。大地如水。故行水光中。非也。一僧曰。大地如空。故行空光中。非也。一僧曰。大地如性。故行性光中。亦似之而非也。行十餘里。冠距對峙。挾飛鳴勢。為關難峰。登其頂。東望扶桑。西眺汜谷。海波湧目。振翼長鳴。亦未可知也。回首水壺。又若

別一澤國矣。體中不佳，故不作詩。向醫翁商清源合藥十劑，沈新安江去。

遊水陸二宕記

會稽之山，以秦望南鎮為冠。吳生言水陸二宕之勝，買畫舫載酒往遊。遙山環翠，澹水霏煙，竹籬雞犬如武陵源也。水中蘆田，或方或員，纍纍三十餘里。吳子曰：「此為陶壩地脈，所謂鳥跡蛛絲者也。」望見曹山，青螺出雲際，有小橋畫舫不能進，遂易小舟。行里餘，深碧百仞，天門峭闢，一虬卧獅，一山象鼻，形絕肖中，為放生池。石簣先生書室臨焉，可以論古，可以洗心，對之肅然，所稱水宕也已。而登陸，婆娑獅象頂，折而南至陸宕，奇壁駭立，六月生寒。泉涓涓流窪石為鑑，滿則下瀉，掬飲不減。雲門乳泉平石可坐十客，旁有仄徑百餘步，下瞰方池。山巖樓六楹，有人岸幘暮聲。余歎曰：「使此人終歲無出山，去仙豈遠哉？」吳生仍邀至放生池，貯酒以澆月。吳子曰：「茲池本石山也。石上斧斤鐸錄，霞駁錦紋，日輸於市，不知幾百千年，遂圯而停水耳。」愚公移山，非寓言也。高岸為谷，其一微乎？余乃喟然歎曰：「夫山之延亘也，巔巖嶺嶂，嵯峨岌嶭，其質也。今實者以虛，高者以深，豈山之性哉？斤鐸斧琢，事勢漸靡，使然也。夫人修身立行，欲為聖賢之學，一漸染於世味之中，剛毅化而柔輒，醴樸化而佞巧，仁慈化而殘忍，和洽化而擠排。又豈人之性哉？斧斤之鏟削甚焉矣。而一二慷慨激昂，電熒颯發，

者。世逆折而無以達其才。則相與恬澹頽墜。寢歎愁吟。勞人化為逸民。蓋臣化為文章之士。彼七哀五噫者誰耶。是豈性情之初耶。莊子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人之益也。易性變情。幾不得返。故山川之高卑必有間矣。久則山可化而為川。人亦慎其化乎。而操化人之柄者。烏能無懼。無令石工操斤而歎其拙也。是不可以無記。

硤石張球仲詩序

蔣薰

梅硤之間南北相去僅二十里橫及諸山羅列左右而長水貫其中淵淳峯峙殊饒葱秀每多風雅之士唐以前無致矣若橫山顧著作况以詩名至德間元季貞廣文瓊鮑徵士恂繼起於後代不乏人前輩鄭平子顧文玉兩先生薰猶及見也即

今天子右文明經制科而外不廢宏詞一時騷雅鬱興或趨宋元為從新者昔人云六朝不必學漢魏三唐不必學六朝余亦謂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又何必學宋元乎客有問余詩者嘗語之曰論詩如論美人辭同脂粉意別貞淫其性靈風致則由天縱非盡人力故太真之豐不如梅妃之瘦小姑之少不如徐娘之老或有不甘學步效顰而故作啼粧愁眉者此詩家外道也硤川球仲張子出于老友雪鐙道人門下學詩有年矣一日持所著屬為序卒讀之大都雅秀冲逸近體類嘉隆諸公而樂府寓婉於直絕似西涯擬之唐人則起家錢劉且升王孟之堂矣獨是太冲問序皇甫當時元晏竊得文章聲足為僉父生色而予也七十老人日從農夫牧子作耕田歌為飯牛唱以張子翩翩美妙恐不在予言輕重也

天台山記

辛巳中冬偕張子中發自章安陸路抵天台宿下清溪將輕策入山討名勝台令程

月窗以兩筍舉見。則是日出清溪。轉西麓。遙望赤城。頗光四照。若斷虹委纒。孫綽謂霞起建標。如其言。遇僧幻如云。寓赤城久。導予觀上下巖寺。憑寺檻南眺。清溪帶繞。障以翠屏。頗豁游目。巖西為玉京洞。道家言十洞天之一。羣僊所居。柏碩嘗逢奇花異草於此。迤北為洗腸井。青韭蔽泉。壘歛故蹟也。尋舊徑而東。有村家。路三折。見浮圖矗雲表。國清寺文殊塔也。平田數頃。溪流旋注。源出雙澗。山莊五六處。竹籬日暖。蘿屋煙青。欣然思卜居焉。稍北。僧徒十餘輩。負薪累石隄溪口。即古萬工池。為雙澗。匯流。予乃舍車而徒。陟亂石。經迴澗橋。至雨華亭。五峯環擁。曰八桂。靈禽映霞祥雲。靈芝。山勢回互。水聲寒颯。不散。聽者泠然。時僕夫從萬松徑來。縶馬以待。遂歷寺殿。展三禮。曹木迎予。登智者講堂。觀藏經閣。徘徊茶話。德音至。邀歸方丈。尋僊人竈。乃寒山拾得。燒脚竈處。德音曰。昔舊鍋三孔。漏沙不漏米。後飛天童去。遂失之。竈傍三石柱。元澤可鑑。古跡猶存。轉別院。禮豐干。寒山拾得三像。渡澗行里許。路峻狹。瀑布生風。怪石啗澗。過者摩肩。又數里。曰金地嶺。定光庵廢址在焉。石磴委蛇。盤旋鳥上。夾岸表以松樹。十步一休。至其顛。從山闕望國清浮圖。已在足下。邑城煙火。縷縷直上。巒迴峯抱。可十餘種。北趨大路。為石梁道。會將曉。就宿高明寺。東緣百松嶺而下。振衣木杪。多坦微。俯見絳殿。路復峴折。象峰之麓。一溪繞寺門。曰幽溪。躡木梁。聞鐘

聲有僧漱石揖客進香杭素齋食為飽夜出文心碕上篇予與張子讀而賞曰此惠
休流亞也不可失文心方闢石筍道去寺十五里未得歸漱石呼道人促之燒竹引
路夜中達寺卧而語不覺東方之白矣盥沐登楞嚴壇旃檀澤土金碧耀城珠襖翼
闕觀之起肅出西角門北踰竹阜寒裳涉幽溪亂石縱橫不知路文心為予前攀藤
附葛從石罅躍上有洞曰圓通四際玲瓏上覆大石如帷幕中聞竹几石座宜鴈宜
奕洞北有松風閣開四牖景各異得清音爾瞻松風米拜諸勝應接不暇復探圓通
仄徑道隅卧石形類偃月狹不可縱步數折得看雲石深澗密蒙泉流淙淙咬蔗都
佳二嶺浮翠壓面去此步靈響巖張子呼之響應酬會予大笑遂笑不已出藕花池
息餐秀亭取故道自金地北下路側有疊石巖亦奇秀指堂佛隴字唐人筆法也訪
大慈寺故址即定光授記銀地之所沙石練白為叢林勝地今所見惟稻田竹園漏
室數椽而已東循司農嶺程司農註新聞故名觀天台山石亦指堂書志稱天台上
應三台星即此越百步有拜經石廣可容數十人坐智者大師拜經地也下有小巖
師當禪定隔峯林木蒼蔚自佳時高明一僧號顛子隨行指予遊石筍道為言石筍
奇絕處忽啞然曰恐從者見阻頃之與人促行石梁不果去旋登大小寒風閣自小
寒風視金地高百丈天風橫吹裊薄於穀十餘里黃沙裹草少竹木之翳寒不能留

下大興坑嶺巖壑改觀多斷澗齒石而渡里許蹊徑幽紆雜樹叢陰仰睇巖壁峭削競秀礪水墜石而下輕者絮飛聯者珠貫激者繒裂徐者雲散過客翻袂如行多露程司農易名步差溪謂遊者至此迷步云約行三里先至曇花亭看瀑布水有石龍形龜背架兩崖間石梁橋也同遊者縮步過之予不能從上方僧碧浪來與歷亭右繞蓋珩洞天禮聖祥壇可三四丈觀五百羅漢像備工巧下立拜單石仰瞻瀑布更奇若披覽衣冒雪前也若月明孤嶼望梅花百樹也若白鶴橫江而翔也若聞風之喚蜀濤之駛也若玉山之頽崩璚裂壁若神女之來拾珠墜羽也俗傳此中為羅漢道場或寶炬夜明鐘磬時作將瀑布幻形予言所未備耶遠過下方廣寺欽垣敗榱松門畫局碧浪延予歸飯語及華頂斷橋去路十五里能到恨不得遊道出釣水潭嶺眾山荒棘至遙尖巖石雲族襟帶溪水前山葱鬱有好事者可以結構西去為道人坑萬松庵在其陰更踰四顧平嶺寒雲飄忽凍雨欲墜惟北山見日景薄林莽僕夫喜曰萬年寺至矣寺外屏峯曰明月娑羅香鑪大舍銅魚藏象煙霞應澤饒有蒼翠龍山五爪杉樹千章琳宮中處遠絕人境以雨阻信宿得聖修可與言隨厯應真閣至藏經處拭南北二牕過香積廚坐小休歇呼沙彌開祇園躡石梯上古木翠竹不可數有高阜見籬外五龍之中也時張子欲先手往南明從僊人浪而去予亦

辭聖修南行。出妙蓮閣。東轉登羅漢嶺。嶺峻與不可上。階絕頂約七百餘步。南顧諸山。頽嶺草黃。望無尺樹。從間道復會大寒風。沿北而西。一嶺與小寒風對出。北山萬疊。在指顧間。蒼崖紺壁。絢入圖畫。勢皆趨南。奔如渴驥。下麓則田園數勝。苦茅百舍。溪轉松坡。炊煙斷續。予乃絕。王女溪至桐柏宮。道書云。桐柏金庭洞天。王子晉所治也。回環九峯。隱見三橋。風景敞豁。勝於萬年宮。廢後荆棘蔽野。闕無居人。所稱雲臺煉室。龍閣鳳臺。泯無存焉。偏有夷齊石像。彈指銅聲。背鐫四隸書。甚古。讀壁上碑。夷齊為九天僕射。治天台。祀此。其然與。桐柏西行五里。至瓊臺。轉南至雙闕。龍湫百丈。苔燼萬仞。僊家所處。塵臆都盡。惜無賢主。難久居也。回轅上桐柏嶺。峻截雲表。茅庵道人日汲透餅泉供過客。若飲少息。就道古松盤曲。橫路若龍卧。予為低首。北踰二嶺。可問桃源。僕夫裹竭不欲去。先是予在章安結束。命二僮攜行李。乘筏逆流至白計期且到。遂歸清溪。越二日。由清溪北走新昌大道十餘里。迤邐而北。更十里為劉阮村。巒煙新霽。冬日近人。雞鳴犬獐。聞籬落間。此中清寂。便不能為外人道。至桃源洞口。庵曰桃花塢。老僧瑞庵。龐眉雪髻。年七十餘矣。欣然迎予曰。君遊桃源耶。此去洞門五六里。惟深歷逾見佳。予頷之。遂偕瑞庵行。初逢一峯。曰儼僊。下有儼僊亭。已廢。再進有離別巖。一巖兩峯。內外分向。僊女與劉阮別處。巖下削壁數十丈。望同匹

練曰玉屏風旁有隙土可綴亭榭瑞庵曰昔聞先師言此地僊真棲歷人或構室沙磧畫飛故難為也更進為鳴玉澗一名金橋潭仙女嘗於此戲水現金橋馬轉上見雙鬟峰東西削立縹緲娟秀視洞口諸峯腰肢近豐有太真之目矣西則九仙峯一名九雲環如列髻予謂雙鬟之媵云再進有巨石平衍容坐卧浮杯石也仰見飛瀑層瀉是曰外珠簾石級五折如五簾更進為小玉池內珠簾水落而漚此東上復北數折漸下得桃源洞隔以潭水不可入洞口有桃數樹瑞庵曰方春野桃徧嶺紛紜綺繡皆隨東風盡耳惟洞桃或結實探奇者得之以為仙女之贈焉予時徘徊不忍去會浮雲俄合小雨且濛亟覓路宿關嶺是夕有行盡天台仙路隔之句志恨也嗚呼山水有奇緣矣方予清溪乘興程令籍興馬佐遊履一緣也雨阻萬年同遊別去得聖修引予歷桐柏瞻瓊臺雙闕之勝一緣也便道新昌訪桃源雨而霽霽遊復雨一緣也不奇矣哉

桃花隘諸山記

縣南自丹山至桃花隘為括州孔道丹山之麓丹峯驛在焉邑人李瑞庚彷彿詰輞川圖築別墅於上與永嘉何白同里鄭廣唐醵詠其間有曰青蓮巖虛作臺金粟庵巢雲松鹿野園無上觀斑竹巖方竹嶺諸勝今皆鞠為茂草其詩可觀沿丹山南行

曰夏瑚山。上有凌霄壇。壇前準提閣。喬松疏竹。雜以泉聲。泠然如欲御風。羣巒環擁。獨此孤峙無麗。俯視好溪蜿蜒而來。不異蒼龍領下珠。半里至蔣家鎮。一名青雲嶺。志載鬼女聯詩。倘即主簿廳李英華耶。亦一段奇事。左右山高於嶺。陸行者必由嶺下東渡。在縣南一關隘也。自東渡西南行。歷荆坑大巖。石壁稜層。奇峯多類雲。至馮公嶺。馮大呆鑿以通括。在麓望嶺。似井底仰天。行客必卻足顧盼。以額觸股。始得上。度嶺望隘頭。去天尺五。幾不得路。自隘頭望桃花隘。直傳翼叩天門矣。楊億比之。我眉劍閣。信為險峻。予視馮嶺訖桃花隘。可三十里。高崖萬仞。深壑千尋。鳥道委折。多狹。不可馳者。使一旦有盧約方臘輩。因勢剽擊。設棧以度。不幾如楊億所稱哉。元處州守石抹宜孫亦嘗憑桃花隘抗明師。時耿再成屯黃龍山。去隘三舍。不敢進。由間道遠出桃花隘後。以奇勝。至今尚遺壘壁云。用兵者知之後。有縉雲丞沈懋和栽桃二百樹。題曰桃花洞口。不意古戰場為今武陵也。

芙蓉嶂諸山記

東由印月池。歷金村。有水一泓曰金塘。行里許。至島巖。巖上石崩落溪澗。空洞如島。予謂占衆作志。以倒為島。古人欺我哉。南涉溪為板堰。村居一區。背流面山。風景清寂。從此西望鼎湖。見峯頂復有二小峯。如龍角。仰視猶五六尺。想在峯頂。當不下童

子峯此賜谷諸山遠眺所未有。南去為赤巖。乃步虛東麓。山勢旋繞如紅綃。飄曳欹斜欲墜。巖前巨石。昔李陽水建醉月亭於上。山色侵人。客到便已酡顏。何必酒也。索禿筆題詩。而南從溪上東西望。為火龍塢。石簾石竈石屋。以目代足。不及至。更南踰石步東行。人家依山而棲。峯巒秀潤。曰沐白山莊。志云麻姑修真地。去此里許。寓目奇麗。非復山水觀。愈近愈駛。見三四飛仙從空而來。又水上芙蓉。蟠根蛟窟。吐萼雲中。不止如淨土蓮花。僅等車輪也。客笑曰。此為芙蓉障。此為舞回回。昔棋斗山來遊。歎為天下奇觀。即此渡溪。覓一徑西上。兩崖高百丈。中間數尋。崖石皆鐵色。如瓜稜。因瀑流所成。思春夏落泉時。不異玉龍萬條。起顰舞擊耳。旁鑄鐵城字。郝敬書。上石級曰風門。入門登臺。有卓錫峯。峰底半不麗土。高三四尺。布席施酒肴。踞轉而飲。下瞰鐵城。迴抱無路。直似天設。此以容吾輩酒徒。予謂客曰。錫杖非狂生物。名之壺中洞天可乎。

小僊都諸山記

戊戌季春。湄村杜公去括。道經縉雲。謂予曰。曩讀子誌。為縉山水張楚矣。今謝事。願以一日證子之非夸。雖然。看山不問主人乎。其謁謝康樂始。余曰。公謂康樂可與言耶。不可與言耶。不可與言。亦上偶已矣。使可與言。彼所然然之。所否否之。康樂遊此。

陳矣何復煩公為公曰然則奈何余曰請自白雲洞下探小僊都登南巖而北問主人公曰諾遂由雲峯嶺繞禮斗臺至白雲洞公曰曠哉幽矣我為子膳子為我歌歌曰躡白雲兮天一圍雲氣漫兮酒力微朝辭越徼兮暮燕鄙車蓋亭亭兮公將歸坐客皆黯然公曰渭城折柳何如僊洞乘雲贈我實多其各引滿下嶺出交路涉溪為小僊都見集僊巖有坦腹坐者有小冠者有烏紗而拱立者人化為石抑石將化為人我不得而知也布席兩石筍下公先至余請曰視僊都獨峯何如公注目良久喜氣溢於大宅莞爾曰獨峯雄而兩筍秀也向也我觀獨峯如赤帝子與太原異人英氣辟易又如伊霍立朝巖巖謗謗不敢以辱勝乘我敬之畏之矣若兩石筍瘦約溫潤殆如張緒風流衛玠神清而非王子晉之血不華色也我愛之言訖拜兩石丈而別南遊趙翰地有陳醫士廷堅者挈壺數候道左公曰此賣藥不二價韓伯休也停車飲之至南巖從公於巔迅飈騰人掀足而起雲浮電逐如跨奔馬公曰危乎奇哉下飲庵外平臺橫石布櫺喬松作蓋俯窺溪流猶孤懸百丈許索余南巖詩讀之笑曰抱樹敢一視其此松歟酒闌日暮公曰雲洞幽石筍秀南巖奇我可以質謝公過祠再拜余曰公行矣甯無割所愛為謝公貽公曰梅洞僊巖石馬蹲螭此蘇長公以叢栗菱茨之石供佛印參寥耳不欲為康樂羞我將規五十九灘作二石槃注好溪

之水。分貯南巖石筍以供。若一片白雲。我且攜之歸。子許我矣。康樂當不吝也。

首陽山記

余讀隴西楊司農恩首陽辨。知天下蓋有五首陽焉。彼說文以為在遼西。劉延之以為在偃師。索隱以為在岐山之西者。無論矣。獨河東首陽。馬融以為在蒲坂。是也。至今祠而祀之。若隴西首陽。雖載在方輿勝覽。見於曹大家通幽賦。註若沒。若傳與劉延之說。文索隱等耳。自楊司農之辨出。謂在蒲坂者。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止。名首山。雷首非首陽也。且考於書。道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顏師古亦云。歌登西山。當以隴西為是。於是萬厯丁巳。隴右道朱燮元與郡守丞倅。建廟崇祀。將於蒲坂。余登其山。荒祠數椽。僅蔽風雨。嶺勢坡陀。先受朝曦。斯為首陽乎。今猶薇蕨徧麓。土人採而食之。河東無此也。山以西有一坏土。為夷齊塚。咸稱墳灣云。夫古來圖閭書帛。礪帶山河者。功蓋一世。祀不延於易代。亦何取兩餓夫為哉。况周之興也。式閭封墓。未嘗馳一介而問之。太公與伯夷同事文王。不聞為義士。請意當時二賢存亡。不足輕重於周。或叩馬之諫。詆武致怒。即太公有不敢言與。嗚呼。人患行不立耳。始忽之。終思之。生忌之。死敬之。此隴西河東爭首陽於千百年後也。雖然。今之飄泊關山。驅饑乞食於隴外者。憑弔首陽。猶將

問心觀我未易妄質古人若夫鼓吹前路車馬緣雲飲黃羊醉蘆酒於茲山之椒未
知夷齊視為何等也

三嵎洞記

出括蒼通惠門北行里許至通惠廟沿小溪東折而北田塍高下取道墟裏間三嵎
在目眾山屏列如未登堂望壁間畫初見峯巒層疊近得林木又近得林中屋屋中
人物圖書漸近能辨苔莓駁痕寺隱山阿從曲徑入徑盡而池臨池有屋屋後又
一池池上施小殿矮不礙山尋東徑探三嵎背殿面嵎有軒曰聽雨軒前復池池中
橫大石三水從石隙流池東緣石級上曰無塵亭已廢亭下一洞曰蝙蝠洞洞廣不
昂狀若覆箕再進得三洞嵎水墜空散作雨珠洞前一石高七八尺橫二丈餘若設
此以屏聽雨軒使座客不得直視三洞者中洞朗敞設大士莊嚴相左壁一龍出石
中見首不見尾使怒而飛不可褊也後一小洞置蒲團能不火食可閉目經年旁有
定泉泉從壁孔溜石鉢中古苔細綠無痕一泓可鑑流入小坎猶不染土氣右洞稍
淺亦軒豁內則丹泉出焉泉注方沼沼旁石可卧而漱因俯瞻泉源見石間綫路如
銅綠如朱砂色亟取瓢挹之則冽白不異惠泉安得松蘿洞界試五六盃邪左洞偏
狹然易暖使山中雪滿設罽席擁一爐火貯名酒三四石如吾友鄭賓水輩醉則睡

睡起復醉。想昔人塘飲能有此是日也。麗水梁生時行邀余游寶水。飲不滿量。歸而記之以貽鄭老。

錢塘令顧忠烈傳

公諱咸建。字恕禮。號漢石。江南崑山人也。曾祖鼎臣。明世宗朝宰相。父謙。服仕馬瑚。郡丞。郡丞居恆訓子。惟忠孝二字。故令公為諸生時。能名教。自任不入凡流。郡丞既卒而葬。令公移家金閨。去崑三舍。每歲除夕。必涕泣墓廬。寢苦而處。聞難起。莫如事生者。迨三十年。天啟初。令公名重士林。亞於張庶常溥。馬宮諭世奇等。獨杜門卻掃。教授後進。從遊者爭附驥焉。晚成進士。為錢塘令。有故舊人曰。知老學究熟讀廉吏傳久矣。能念貧妻弱子否。公作色曰。國家不幸。已亡河北。今偏安陪都。即撫守百里。難為江左干城。我知首領不保。安計妻子耶。王師入浙。監國者奉表請臣。公即棄官夜遁。而大帥知公賢。恐先去為民望。嚴檄捕公。欲用之。公既械至。大帥許以憲臬。傲然不應。抗命就刑。杭之士庶哭送者數萬人。屬吏攜酒相餉。公飲觴大呼曰。三百年宗社已傾。我一身何惜。罵不絕口。遂斬之。懸首旗樓。時方海暑。神色壯厲。蠅蚋不敢集。越七日而故園臣有歸命者。喝道過市。見公首。腹動鬚張。向空如怒。爰驚告大帥。得就完殮。生者不死。死者能生。不亦異哉。將子生當明季。嘗聞公死節事。歷今四

紀我年八十有三矣。偶覽梅溪李鏡所作傳。稍為節略。私諡之曰忠烈公。